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鸾凤鸣春·蟾宫艳史

冯玉奇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鸾凤鸣春·蟾宫艳史

冯玉奇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鸾凤鸣春·蟾宫艳史 / 冯玉奇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 3

(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9820 - 6

I. ①鸾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①I246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89849 号

点 校：乘昕昕 张 楠 李 潇

责任编辑：牟国煜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：010 - 66192703

印 装：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：19 字数：268 千字

版 次：201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57.50 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MINGUO TONGSU XIAOSHUO
DIANCANG WENKU

目 录

鸾凤鸣春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一对不同个性的姊妹 | 3 |
| 第二章 | 使你有些儿神魂颠倒 | 15 |
| 第三章 | 真不愧是女界中英雌 | 30 |
| 第四章 | 游泳池中起了醋波浪 | 43 |
| 第五章 | 含痛做了负情忘义人 | 56 |
| 第六章 | 喜新厌旧是人之常情 | 69 |
| 第七章 | 情和欲的分别谁伟大 | 82 |
| 第八章 | 风流恩爱毕竟全是空 | 96 |
| 第九章 | 身入囹圄痛悔亦已迟 | 110 |
| 第十章 | 一代尤物香消玉殒了 | 121 |

蟾宫艳史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奋勇获凶惊生意外缘 | 135 |
| 第二章 | 冒险释囚愿做情奔倡 | 150 |
| 第三章 | 小少鸳鸯情意绵绵醉别离 | 164 |
| 第四章 | 惊弓小鸟含冤沉沉巧认娘 | 178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五章 | 各有怀抱娘儿同苦求 | 192 |
| 第六章 | 汤药亲尝聊尽儿媳职 | 206 |
| 第七章 | 情切切病榻话缠绵 | 220 |
| 第八章 | 雪飘飘含恨奔长途 | 235 |
| 第九章 | 腥风血雨战地逢鸳鸯 | 255 |
| 第十章 | 灯红酒绿海角会故剑 | 270 |
| 附录 |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| 裴效维 279 |

鸾凤鸣春

第一章

一对不同个性的姊妹

暮春的季节，天气是分外热情，柳丝在温情的微风中飞舞着绿波，桃枝在暖意的春阳下吐露着娇艳。燕儿在白云堆里追逐，蝶儿在花丛中留恋，春天真是一个撩人情思的季节。尤其在怀春的那班少女们的心头，更会感到一种娇懒无力的样子。你瞧，躺在这沙发上那个才二十岁的董美丽小姐那种懒懒的意态，也可知她心头感到多么烦闷的了。

她穿着一件湖色哔叽纱的旗袍、一双淡红色绝薄的丝袜，脚下是双半高跟奶油色的香槟皮鞋。两袖齐肩，露着两条白胖的臂膀，看过去似乎可以榨得出水儿来。董美丽小姐的名字和她的脸庞身材可说是名副其实，因为她是真正的美丽。服装的美丽那不算什么稀奇，她人样儿的美丽，真可以说是“倾国倾城”这四个字了。

董小姐的爸爸董重光，他生前是个南洋的富商，美丽倒是养在南洋的。所以美丽能够说得一口好流利的英语，她的一举一动无不染有欧化的风味。十八岁那一年，重光夫妇都得病死了。病危之前，打电报给重光的弟弟重明，嘱咐他把美丽领回祖国，好好儿地照顾。重明乘飞机赶到，终算见了最后一面，把一个染有欧化的美丽小姐领回祖国来。

重明在上海是开橡皮厂的，家产已有不少，现在再多了一笔哥哥的遗产。他名义上说代为美丽保管，暗地里都投资事业，因此他的家产自然更加多了。不过家产虽多，却是美中不足，因为重明和他的哥哥一样，也只有一个女儿名叫曼丽。她比美丽小三年，人样儿倒和美丽一样美丽。

美丽到了上海之后，就住在叔父的公馆梅林别墅里。因为美丽对于

中文并没有十分的认识，重明遂请个老教师教授她的国学。这两年美丽住在家中真的比坐监狱还痛苦，因为一个素来放浪惯的小姐，一天到晚和一个年老的教师坐在一起，这是多么苦闷。所以她在今年二十岁的春天里，决定不再读那之乎者也的书本了。

美丽现在很欢喜看小说，因为小说内有男女谈爱情的事儿，这给予一个还没有爱人的少女心头，似乎也能够得到一种深深的安慰。今天午饭后没有事儿，她坐在房内的沙发上，手托了香腮，又在看那本怪可爱的小说。当她看到书中男女主角拥抱接吻的时候，她心头会感到一阵不可思议的神秘，全身一阵热燥，懒懒地会软绵起来。她抛下手中的书本，眼前幻象出甜蜜的一幕，她几乎站起身子要发狂起来。但幻象终究是幻象，理想中俊美的男子并没有站在面前啊。她有些失望的悲哀，由不得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激动了独个儿的凄凉。

“姊姊，你不要在房中一个人闷坐了，表哥学校里举行美术成绩展览会，他送来两张入场券，陪我们去参观哩。”美丽孤零地正在感到寂寞得难受，她那十七岁的堂妹曼丽，笑盈盈地进来向她欢喜十分地告诉。

她们的表哥叶良平，是重明姊姊的儿子，他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，现在春江大学念书，这学期已经是毕业了。说起良平能够读到大学毕业，事情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他是一个没爹的孩子。重明见他朴实聪敏，当然他的一切多半是重明帮助他的。重明既然很瞧得起良平，所以良平时常也到梅林别墅里来游玩的。良平在二十二岁的时候，就很爱这个曼丽表妹，就是曼丽对他的印象也很好。只不过良平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，天真烂漫，不忍十分去爱上她罢了。后来美丽回国，良平见这位表妹的年龄和自己很相称，于是他把爱曼丽的心，也就移到美丽的身上去。

美丽正苦寂寞，听妹妹这么地告诉，心里自然十分欢喜，遂站起身子，一撩眼皮，笑道：“真的吗？表哥在哪里？快叫他进来吧。”随了这一句话，只见房外进来一个身穿爱国布长衫的青年，他是个平顶的头，并没有留着西发。一副白净的脸庞，两只眼睛炯炯地显出很有神样

子。他脚下穿的是双布底的鞋子，这还是母亲在灯下给他自己制成的。他似乎听得美丽的话，遂笑道：“大表妹，我来伴你们瞧美术成绩展览会去，你们有没有这个兴趣呀？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我们立刻就去吧！小凤呢？干吗不来伺候我拿衣服呀？”美丽很快乐地跳了跳脚，她对着镜子照了照头上卷曲的云发，嘴里又这么地喊着。

良平向她身上打量了一下，笑道：“这件衣服不是很漂亮吗？你还要换衣服吗？”美丽秋波斜乜了他一眼，频频地点了一下头，笑道：“我们到外面玩去，终该换一件衣服的。”

曼丽听姊姊这么说，遂忙道：“那么我也去换一件衣服，你们等我一会儿吧。”她一面说，一面已一跳一跳地奔到房外去了。良平见曼丽走后，遂望着她蛇样的腰肢，低地道：“大表妹，那么我给你拿一件好不好？”

“可是劳驾了你，很对不起得很。”美丽回眸向他一笑，低声地回答。良平于是拉开玻璃大橱的门儿，见里面的中西衣服真不少，遂又问道：“大表妹，你穿哪一件西服还是中服？”

美丽问他道：“你瞧穿中服好，还是穿西服好？”

“依我之见，还是穿中服的好，因为在上海比不得在南洋，况且你穿中服比西服更美丽好看一些。”

“真的吗？那我就穿中服好了。”

美丽心中十分得意，她一面回答，一面伸手解着旗袍的纽扣。良平于是拣了一件妃色哔叽的旗袍，走了上来。不料美丽已把旗袍脱下了，她对良平嫣然一笑，是叫他服侍自己穿上旗袍的意思。

良平对于美丽这一个举动，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的。因为他是个从来没有亲近过女色的男子，此刻瞧了这一幕肉感诱惑性的神秘，少不得向她愕住了一会子。原来美丽里面只穿了一件薄纱的汗马甲，下面是一条三角的汗裤，在隐约中，可以瞧到胸部隆起中黑黑的一颗，良平心头别别得像小鹿般地乱撞，他几乎有些神魂飘荡起来了。

“为什么？表哥，你服侍我穿衣服呀。”美丽见他木然出神的样子，

粉脸浮上了玫瑰的色彩，秋波逗了他一瞥娇羞的媚眼，身子忍不住又向他走上了两步。良平是没有拒绝的勇气，他让美丽套上了旗袍，方欲退后两步，谁知却被美丽抱住了。她捧了良平的脸儿，把小嘴凑上去，显出了甜蜜的微笑。

良平在这个情景之下，他心儿是醉了，他明白表妹需要的就是热情的灌溉，于是低下头儿去，大胆地和她殷红的小嘴紧紧地吻住了。美丽心里是十分快乐，因为她实行了和小说中同样的事情。果然在这一吻之下，她全身感到异样的愉快。虽然她尚感到遗憾的，这个朴实的表哥并没有像小说中那个西装革履、翩翩风流这么可爱。

“姊姊，你换好了衣服没有？”这一声叫喊，把叶良平急得连忙推开了美丽的身子，可是已经来不及，曼丽穿了一件横条子花呢的旗袍已步入了房中。她见了这一幕热烈的表情，不禁“哦”了一声，这声音是拖延得十分长，乌圆眸珠一转，逗过来一瞥神秘的甜笑。良平红着脸儿有些局促的神气，美丽却若无其事地笑起来，伸手撩过一件维也纳的单大衣，拉了良平的手，又来拉了曼丽的手，笑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三个人坐上了自备汽车，一直开到春江大学的校门。

这次举行美术展览会，是油画占着十分之七，其余十分之三水彩画。良平也有几幅作品，他画的是油画，一幅是个裸体美人，一幅是几只小洋狗。画得惟妙惟肖，十分精致。美丽姊妹俩瞧了，连连赞美，良平听了，自然十分得意。

三个人正在挨次地欣赏下去，却走来一个身穿西服的少年。他先和良平握了一阵手，然后把眼睛又望到美丽姊妹俩的身上来。良平遂给大家介绍道：“这是我们校中运动健将姚克明先生，这两位是我的表妹，董美丽小姐、董曼丽小姐。”

美丽把秋波向他一望，只见他身材魁梧，穿了一套笔挺的西服，一头菲律宾美发，光可鉴人。这样的人才，正合着自己理想中的情人，芳心一喜欢，她便先伸过纤手儿来，和他紧紧地握了一阵。

克明被她这一阵握手之后，不免有些受宠若惊，满脸堆了笑容，连说“久仰久仰”，且又问道：“董小姐在什么学校里求学呀？”

“我前年从南洋回来后，还没有进过学校，只在家里请一个老先生教授国文。”美丽秋波斜乜了他一眼，笑盈盈地回答他。

“哦，原来董小姐是刚从南洋回国的吗？那么对于英语一定是说得很流利的了。我们大家到对面咖啡室去用些儿点心好吗？”克明放下她手儿之后，他向良平望了一眼，故意向他先征求意见。

良平见他对表妹很显殷勤的样子，虽然心中有些酸溜溜的作用，但也不得不平静了脸色，含笑点了点头。于是四个人出了校门，一同到对面咖啡室里吃点心去了。

在吃咖啡的时候，克明谈吐甚健，处处迎奉着美丽的心。所以美丽十分欢喜，心头更嵌上了他一个雄伟俊美的影子，她预备把内心火样的热情，完全爱到姚克明的身上去。良平瞧得出他们有互相爱慕的意思，因为表妹刚才对自己曾经有热吻的表示，所以心中颇为愤怒，觉得表妹是负心得太快了。但是表面上又不好意思怒形于色，也只有暗暗恨着而已。吃毕咖啡，克明抢着付账。良平也不和他客气，说了一声“叨扰你了”。在克明的意思，还想和美丽有个长时间的谈话，后来见良平脸有不悦之色，遂也作罢。暗想：反正我已知道她家的地址，我过几天自可以去拜望她的。想定主意，遂向他们点头说声再见，匆匆分手别去。

良平见克明走后，遂望了美丽姊妹俩一眼，说道：“你们还预备到什么地方去玩玩吗？”美丽摇头道：“不，我们还是回家了，时候已四点多哩。”

“那么我送你们回家。”良平说着话，已向停在校门口那辆汽车招了招手。车夫阿黄见了，便放车过来。良平拉开车门，给她们跳上车厢，然后自己坐上，吩咐阿黄开回梅林别墅里去。

在车厢里大家默默地坐了一会儿，美丽望了良平一眼说道：“表哥，我这学期还想上你们学校里去读书，不知可能的吗？你瞧这一班女学生都多自由的，我在家里真也住腻的了。”

“舅父和我们校长很有交情的，你叫舅父写一封信给校长，大概是可以的。我想你可以读外文系，因为你对于英文程度是很不错的。”良

平听表妹突然也要进大学念书了，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爱上克明的缘故，不过心里终有些不自然。但为了博得表妹欢喜起见，他又只好给她想出这一个主意来。

美丽听了，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表哥说得真不错，我回头一定和叔父商量，他老人家一定会答应我的。”曼丽道：“只怕你读不了一个月，又会感到麻烦哩。像我在中学里读书，今天做这件功课，明天又做这件功课，忙得一些儿闲工夫都没有，真会头脑涨痛哩。”美丽笑道：“待头脑涨痛了，我不是可以请假的吗？”

良平和曼丽听了，都忍不住微微地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良平向美丽低地道：“大表妹，克明这个人平日爱情很不专一，有许多女同学都被他玩弄过，所以你来学校读书之后，千万不要和他亲热才好，因为说不定你会上他当的。”

美丽明白表哥这句话至少是包含了一些醋意的作用，这就笑了一笑，秋波斜乜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放心吧，我可不是一个三岁的小孩子了，绝不会上人家的当，也许人家会上了我的当哩。”

良平给她碰了这一个钉子，心里自觉闷闷不乐，意欲再向她说几句话，碍着二表妹在旁边，一时又觉说不出口，所以只好呆呆地默坐了一会儿。汽车到了梅林别墅，直达大厅停下，曼丽匆匆跳下，先奔到上房里去了。这里美丽跟着下车，自管回房。良平因为心中还有许多话要和表妹说，所以也跟到美丽的房中来。

小凤见小姐回来，遂上前给她脱了大衣，又倒上两杯香茗。良平道：“表妹若真的要去读书，那么你给我两张照相，我可以给你去报名。”

美丽听了，点了点头，遂走到梳妆台旁，拉开抽屉，取出照相簿子，拣了两张报名用的小照，交给良平。良平接过瞧了一会儿，笑道：“表妹，你这张照相拍得真美丽极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回眸见小凤不在房中，遂把她手儿握住了，低低地又道，“美丽，这两年来我们感情还算不错，我心里是没有一分钟不嵌着你的芳影，我爱你，你不知也同样地爱我吗？”

“我本来不是很爱着你吗？”美丽秋波逗了他一瞥妩媚的娇笑，低低地回答他。良平听了，心头荡漾了一下，遂把她手儿握紧了一阵，低低地又道：“那么请你答应我，我们在哪一个月里先来订一个婚呢？”

“订婚吗？可是这一个问题现在还谈不到，因为我年纪还轻，而且我还要上学校里去读书呀。”美丽听他谈到订婚两个字，她觉得表哥痴得可怜复可笑。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姑娘？难道会给你一个身穿蓝布长衫、头剃光顶的青年做妻子吗？这个你也太自不量力的了。美丽心中虽然这么想，不过她表面上还和颜悦色的，表示婉言地拒绝他。

良平明白表妹是并没有真心地爱自己，因为她不肯和自己订婚，那就是没有诚心的意思。他感到失望的悲哀，忍不住微微地叹了一口气。不过他还没有完全死了这条心，望着她的粉脸，继续地说道：“美丽，你应该明白我的爱你，完全是一片真心痴意的。我在两年前见了你，我就爱你。我敢大胆地说，别个人的爱都是外表的，他们有了新的，也许会把你旧的抛弃了，所以他们的爱一个都靠不住。只有我，就是到死也会爱上你的。”

“我当然很明白表哥是这么真心地爱着我，但是我也并没有说不爱表哥呀。比方说我此刻需要你热情的拥抱，那么我们尽可以沉醉在爱河中享受甜蜜的滋味。”美丽笑了一笑，她一面絮絮地说，一面已扑向他的怀内去，抱住他的脖子，把她的小嘴又凑到良平唇儿上去甜甜地吮吻。

良平到此方知美丽是个浪漫的姑娘，她的思想和普通一班姑娘不同的。这是因为她自小在南洋长大的缘故，在她以为和一个男子拥抱接吻那是一件平常的事情，和握手是一样的原理。那么推而至于其他女子认为第二生命的贞操，她也是无所谓的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心头完全地冷了下来。虽然他的嘴儿上是接受着美丽热情的吮吻，他内心并没有甜蜜的滋味，却有了苦涩的难受。

“表哥，你瞧，那我还不是热烈地爱上着你吗？”经过长久的热吻，美丽才推开他的身子，微昂了娇靥，向他笑盈盈地说出了这两句。

良平没有回答什么话，只有微微地报之苦笑。

这时小凤走了进来，良平也就告别走出了她的卧房，在花园里的走廊里，遇到了曼丽。曼丽见他愁眉不展的样子，遂瞟了他一眼，微微地含笑问道：“表哥你干嘛闷闷不乐呀？”

“谁闷闷不乐的？我心里原觉得很高兴。”良平见她粉脸上含了神秘的微笑，这就感到在她这句话中至少包含了俏皮的作用，遂平静了脸色，摇了摇头回答。

“也许不见得，我倒明白你所以不快乐的缘故。”曼丽也摇了摇头，笑盈盈地说着。她这个说话的表情，十足还显出孩子天真的成分。

良平心头别别地一跳，脸颊微现了一朵红霞。他和曼丽已步到一个池塘的旁边，池中心有个水门汀制成的裸体美女的石像。她手里拿了一只花瓶，在瓶口内喷出雨点般的水花来，千丝万缕地笼罩了整个的池面，微荡漾了一圆圈一圆圈的波纹。在绿油油的浮萍下面，游着不少的金鱼，它们以为上面是落了雨，所以游来游去，更显得活跃了一些。良平愣住了一会子后，望了曼丽一眼，含笑问道：

“曼丽，那么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快乐呢？”

“这当然不用说的，是因为姊姊不肯爱上你的缘故。”

曼丽秋波斜乜了他一眼，她话声是显得特别低沉。良平脸儿益发红晕起来，摇了摇头，低低地道：“其实我并没有爱上你姊姊的意思。”

曼丽撇了撇小嘴，却向他啐了一口，低声地笑，接着又悄声儿地说道：“表哥，你不用强辩，我瞧得出你是很爱姊姊的，不过你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，你知道你自己所失败的原因吗？”

“我委实并不知道，你倒给我说出一个理由来。”良平被她这么一说，一时倒不禁为之愕然，遂只好承认下来，向她低声地追问。

曼丽笑了一会儿，却没有立刻就回答。良平“哦”了一声，忽然理会过来似的，说道：

“我明白了，因为我太穷了。”

“倒不是为了你穷的缘故，姊姊自己挺有钱，她不会再爱钱的。”

“那么你说吧，到底我有什么缺点？”

“因为你欠漂亮，并不是说你人儿不漂亮，因为你的打扮太老实一

些。比方说，你是一个大学生的人儿，也终应该留一些西发，穿一双皮鞋，干吗还是光头布鞋子？你想，姊姊是个多漂亮的女郎，她会爱上你这一个模样的人吗？”

曼丽絮絮地说完了这两句话，她抿着嘴儿忍不住哧哧地笑。良平这才有个恍然大悟，仔细地想，觉得二表妹这两句话是不错的，遂红了两颊，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，低低地说道：“这还不是为了穷的缘故吗？假使我有钱的话，我也可以穿笔挺的西服呀。不过我觉得男女的爱情，若只求外表的美，这到底不是真的爱情。曼丽，我觉得你姊姊太浪漫一些，她对于男女的爱认为是一种情欲的需要，比方她抱住我热吻，她说是为了这时候需要爱我的表现，明天不需要我了，她当然又和别个男子去热吻了。所以我感到她的手腕有些玩弄男子的作风，她真是一个尤物。”

曼丽听他这么说，不禁扑哧地一笑，秋波逗给他一个娇嗔，说道：“那就是给予打击以打击，因为社会上像姊姊那么的男子太多了，所以现在产生了像姊姊这么一个姑娘，给我们女界出一口怨气。”

“那么你赞成姊姊这一种手段吗？”良平望着她粉脸，低低地问。

“不，我也不被人家玩弄，我也不需要去玩弄人家，因为我有我的责任，就是我现在还是个求学时代。”曼丽粉颊上也浮现了玫瑰的色彩，秋波斜瞟了他一眼，认真地表白自己所抱的主意。

“是的，曼丽，你真不愧是个现代的新女性，令人感到敬爱。”良平听她这么说，心头激起了无限的爱意，他情不自禁走上一步去握住她的手儿，真挚地赞美她。

“可是我并不知道什么，因为我现在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，我觉得现在应干的工作，那就是求学。”曼丽一颗芳心中虽然很得意，不过她还显出不了解的样子，声明自己还是一个女孩子，其实她是避免自己的难为情。

不料良平又误会她的意思，以为她怕自己向她有求爱的举动，所以她先拿这些话来拒绝了自己。他知道自己不够漂亮，而且又太贫穷，没有和人家谈爱情的资格，他心中是感到失望的悲哀，于是他放下握住曼